

世界人口

## 德国统一后的老年人问题

· 孙常敏 ·

柏林墙拆除以后,由于德国东部和西部的状况相差悬殊,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其中老年人口问题便是突出一例。在我留学期间,曾经参加了由德国教授H·-J·霍夫曼主持的关于德国统一后的老年人问题调查项目,现将有关的材料和数据编译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在调查访问中,一位来自莱比锡的72岁老人坦率地回答说:“自从我腮上长出胡须并开始花白,在这短暂的半个世纪里发生了许许多多急剧的变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对每一个昨天来说,我们的今天是何等不同。事业与生活上的成功和不幸使我常常想,我们经历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存,而是多种的、相互间完全不同的生存……今天我们再一次处在转变,处在一种旧的结局和一种新的开端之中。随着德国统一而出现的社会转变,使我们所有的德国东部人都感到自己面对着一种生活前景的破裂。”过去的几十年,导致了东西两个德国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况、民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法律和社会体系,而现在,统一的进程则使新的法律体制和社会结构影响到了各年龄组人口的个人生活经历、职业生涯、收入状况和个性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都深信社会主义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眼下,他们面对这场已经开始的深刻的社会转变而感到世界即将崩溃,迄今为止的理想将被破灭,必须重新提出追求人生的意义。今天极大部分领取养老金者都有同感,认为一生中不能遭受第二次挫败。许多接受采访的人表示:“我们无法抛弃眼前的整个生活”,就连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抱有成见的人现在也遇上了“迷失方向”的问题。他们认为,旧体制的崩溃虽然意味着一种解放,但这并不表明有希望过上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关键在于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迅速找到这种希望。对

原东德人来说,“一方面是他们缺少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从前掌握的行为方式现在过时了,并严重阻碍了必要的学习进程”(《法兰克福汇报》1992. 12. 20)。如果将统一前东西两个德国领取养老金者的生活基础、传统的思想、感觉和行为逻辑加以比较,从他们各自面临的不同问题和所抱的希望,从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信心、恐惧感和忧虑感进行比较的话,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很容易发现在统一的德国中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德国老人”。

### 一、社会人口统计趋向

年龄结构的改变,即人口老化在德国统一后又有了新的上升趋势。进入退休年龄组的人口不断增加,超过了三年前的预测数;儿童人口,即未来年轻一代的人口在迅速下降,这归因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和年轻人的迁移活动。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1年在原东德地区出生的婴儿数为10.7万(1989年是19.9万;1990年是17.5万)。同1990年相比,1991年的婴儿出生率下降了38.9%(0.3%是在原西德地区)。在原西德地区结婚对数下降2.8%的同时,东德地区下降了6%。

柏林医科大学学生对堕胎原因的调查证实,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追究堕胎原因,那么其中因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堕胎的为55%;对未来前景感到迷茫的为49%;经济负担过重的为48%;因住房问题的为37%;自己失业或夫妇一方失业的为15%。此外,由东向西的大规模迁移尚在持续,据统计,1991年有约25万人因为在家乡看不到希望而迁走;在近三年之内,估计共有100万人迁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体力强健、训练有素和最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青年。人口统计过程的实现在区域上有很大差异,因而给人的感觉是在原东德地区几乎没有青年人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者。然而,从原西德地区劳动市场和

住宅市场的承受能力来看,迁入人数很快就会受到限制。如果这一大批训练有素、可供支配的青年人不断迁出,那么期待中的东部地区的经济起飞靠谁来实现呢?就此而言,今天步入 50~65 岁的人口却意外地获得了继续或再就业的机会。他们从多余的、被

淘汰的一代人突然变成参与重建德国统一的生力军。如果注意到 1990 年起东部人口出生率仍将持续下降的话,那么德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将使统一的德国更快进入“银白色”老人社会(参见表 1)。

表 1 原民主德国和原联邦德国以及统一后德国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地区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65 岁以上人口数(百万)								
原民主德国	9.4	8.9	9.3	9.3	9.2	10.1	10.9	11.4
原联邦德国	2.1	2.2	2.3	2.6	2.8	2.7	2.9	3.2
统一的德国	11.5	11.1	11.6	12.0	12.0	12.8	13.8	14.6
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原民主德国	15.4	14.7	15.5	15.9	16.1	18.2	20.3	22.2
原联邦德国	13.1	13.5	14.5	16.7	17.9	17.7	19.6	21.7
统一的德国	14.9	14.4	15.3	16.1	16.5	18.1	20.1	22.1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预测 1990 年(UN Population Prospects 1990)。

## 二、德国老年人口的社会状况

目前德国东部地区人口的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条件是原民主德国政治、经济效益和生产力水平的结果。在那里,过去是现在还仍然是继续保持着一种典型的平均生活水平。从原联邦德国的社会状况看,这种平均生活水平就明显低于原民主德国,它体现在诸如收入状况(养老金、存款和财产)、居住状况(住房面积和房间设备)、健康护理的质量(家庭病床的护理、药物供应和实物工资),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文化、和闲暇时间等方面。因此,目前德国东部地区近 300 万退休人员由于不同的生活条件、风俗习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西部地区的退休人员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除了这些基础水平造成的差异外,新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以及新的社会政治决策也产生新的差异。

### 1、收入的差异

1991 年起在全德国开始生效的提高养老金的新规定使东部绝大多数老人的养老金收入显著增加。养老金从调整前平均约 141 马克上升到 1991 年 7 月的 285 马克。在德国东部地区可以发现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人除了必需的养老金外,并未享受附加的劳动生活保障和疾病保险。但原西德地区的退休人员早在 1987 年已拥有 30 多亿马克的资产收入,而在原东德地区却几乎没有形成资产;股票、高利润的货币投资等在那里无人问津。原西德 1989 年的人均存款为 9700 马克,在东德是 1081 马克,而且没有额外的资金应付社会紧急状况或生活突变事件。在东德,领养

老金的人只能维持自己眼前的经济生活,无法对社会的应急状态作长期打算。在提前退休或领取退休过渡费的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中,许多人在到了退休年龄后又重新谋取职业,以提高收入。据统计,1992 年初在东部地区有 45% 以上领养老金者的月收入不超过 1000 马克,只有 1.5% 家庭的月收入超过 3000 马克,而在西部地区 1991 年所有领养老金的家庭中,月收入超过 3000 马克的为 41%,其中 17.3% 的家庭超过 4000 马克,只有 3% 的家庭收入在 1000 马克以下。现在东德地区领取养老金者的家庭平均收入大致同 1974 年西德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同,而且那里的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的差距还更大;同十多年前西德家庭消费水平相比,而今东部地区家庭必须为消费支付更高的物价(除了靠政府补贴的房租、配给商品和服务业),因为那些靠国家和政府财政补贴的物价正在逐步取消。从 1990 年 7 月到 1991 年 10 月,人们用于教育、娱乐和闲暇时间的开支提高了 31.4%,房租提高了 31.3%,能源价格上涨了 227%,交通和新闻媒介费用上升了 29%,取暖和热水的摊派费上涨了 469%。因此,德国东部地区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将可能进一步恶化。

### 2、老人居住条件的差异

居住状况对老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生活内容是在受照料和护理的领域内实现的。在健康受到影响时,居住条件就会决定老年人是否能继续独立处理自己的家务或者必须向他们提供何种形式的社会照料和护理。老年人对住房的满意程度更多地是由住房设备来确定,并非取决

于住房的大小。东部地区为了支付急需的房屋修缮、拆除旧房、整顿市容和现代化设施的费用而不断提高租金。现在租金迅速上涨,但拆迁和现代化设施配备工作却停滞不前。因此,改善住房条件是帮助老年人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在东部地区现有三分之二的老人住宅不符合老年人的居住权益,大约60万退休人员居住在没有洗澡和厕所间的住房里。落后的居住条件,使大批相对年轻的、需要寻找生活乐趣的退休人员纷纷迁入周末度假公寓和疗养院,况且那里的生活开支比在自己家里便宜,因为国家对这些社会机构的投资补贴多。

到1990年6月底,周末度假公寓一个床位的月租金为105马克,疗养院为120马克,从1990年7月到12月周末度假公寓每个床位费为300马克,疗养院为335马克,自1991年7月起,同西部地区一样,每个床位的月租金上涨到1800马克,而西部疗养院的床位费还要贵。在一年之内床位的月租金上涨了15至17倍,然而许多地方的老人公寓和疗养院的护理和照顾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

### 3、提前退休

平均离职时间的提前,并随着德国统一和货币经济的联盟,使东部地区经济加速滑坡。1990年2月诞生了第一个提前退休规定,符合这一规定的人每月可以获得净工资的70%,加上第二职业收入可共获400马克左右。根据德国统一的协议,建立了老年过渡金。作为最起码的退休年龄,从55岁起可以获得每月净工资的65%,另加120马克的补贴。1992年3月大约有77.9万人享受了提前退休的待遇,比1991年多了25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统一前的原民主德国就已经出现了提前退休的趋势。如1989年在应退休人员中继续就业的人占总数的10.5%,相对1975年的18.1%和1973年的22.7%都要低得多。与原联邦德国相比,这一差异首先在于原民主德国的就业活动常常出于私人的动机(健康原因、家政计划、夫妇生活、闲暇时间和兴趣爱好),而不考虑到劳动市场的限定趋向和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企业的利益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等。尽管80年代初在原民主德国退休后继续就业的人口数下降,但还是比原联邦德国的人多,而且再就业活动主要集中在退休后的头五年中;在60岁到65岁妇女中再就业人数约占40%,在65岁到70岁的男性公民中约占30%,而在原联邦德国的60岁至65岁的人口再就业人数占25%,65岁到

70岁的占5%,70岁以上的为1%。

在原民主德国,到了退休年龄后继续就业,除了为提高退休金收入外,工作过程中对本职业的满意度、对社会有益的感觉和受聘用的感受以及社会交往关系都是再就业的主要动机。就业被认为是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对老人来说,从他们生活经验的背景出发,再就业被看作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 4、对国家和家庭的关系

眼下,东部地区老人还像以前那样,迫切地期待家庭的照顾和支持。据调查统计,有80%老人一旦陷入物质困境,仍需要求助于他们的子女和亲戚,只有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向社会服务局或朋友熟人求助,很少有人求助于宗教机构、自由福利团体或自助机构。调查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经验,东部地区的人们首先期待的是国家的帮助和支援,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总认为国家必须对社会安定负责;3/4的60岁以上老人表示,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期望过高。40%的60岁以上老人认为,德国统一后的新的社会安全体系从整体上看是可行的,但它存在着很多不安全因素。

### 5、转变中的养老机构

原民主德国的社会养老系统在实现德国统一进程中几乎全被瓦解,新体系的机构化进程正在逐步建立。尽管原西德公共团体(如社会或私人经营的养老机构)不断资助培训进修计划,尽管社会福利团体不断扩大,但要在东部地区形成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社会服务业还要走相当长的路程。目前东部地区虽然聘用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合作者,但缺少负责养老的主管部门,而且缺少资金。部分公共社会管理部门总是停滞在筹备阶段。在许多地方,对于有关的社会服务、主管部门、服务程序和一些布局不合理的机构设施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仅限于用文字记录的方式,显得相当落后,使许多困在家里和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常常得不到必需的信息咨询服务。绝大多数德国东部人对于如何享用各项社会服务的法律规定都是一知半解,他们普遍认为那些部门过于官僚,手续过于复杂,成功率极低。

### 三、主观上对社会体系转变的反映

对东部德国人来说,统一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也影响到主观判断力,而且也反映在人的举止行为、对未来的希望、担忧和恐惧感方面。如果比较一下先后两次对生活不满意人的年龄结构的调查结果就会清楚,谁是德国统一的失落者。受失

业影响最大的正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因为提前退休,对参与重新塑造社会生活就不再那么积极。客观生活状况的突变造成了老年人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这就需要开辟一种更加实际的、同整个德国社会现实相适应的进程,以消除老年人的“迷失方向”、“听天由命”、“失落的一代”悲观情绪。霍夫曼教授认为,根据独特的社会经验,对新的联邦公民来说不仅要使自己的希望有相对性,而且也要使自己的忧虑有局限性。在提问有关老年人的忧虑和恐惧中,大多数60岁以上老人对进攻性人身侵犯、暴力和刑事犯罪感到恐惧;其次是从前未曾有过的对法权极端主义的恐惧;第三是害怕物价上涨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恶化,担忧经济状况、房租提价和住宅拆迁;在70岁以上妇女中不少人害怕孤独,只有6%的退休人员感到没有忧虑和其他问题。需看到,老年人对生活的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需求(如健康、对刑事犯罪和暴力的安全感、社会保险、良好的居住条件和收入等),而且也包括民主参与、环境保护等。2/3的老年妇女认为,实现女性的权益是必要的。在每10名60岁以上老年妇女中就有1名表示,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她们就会在一个相应的机构中参与工作。另外,在60至64岁妇女中有24%,在65至69岁中有21%和70岁以上妇女中有22%的人都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她们也愿意参加工作。

#### 四、未来的任务

三年的东西德社会联盟取消了原东德国集中制的供给体系和服务体系,采纳了原西德供给模式的法律规定和机构形式,从而为改善老年人生活状况和重新塑造他们的未来生活创造了多样化的条件和可能性。过去三年的德国统一实践表明,社会体系内部的状况和联系是由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通过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来塑造的。试图用政策干预来发挥策划好的作用并消除市场意识障碍,以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降低失业率是相当复杂的,有时显得毫无可能性。

德国的统一为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对统一后的全体德国人来说,通过这场变革应该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定方面进一步提高现有水平。由于东部地区其他基本条件和问题,虽然提出了有关老年人口政策的特殊任务,但在西部地区也面临着对福利国家的结构改革和组织重建。因此,统一的德国需要制定一项长期发展的政策。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主要参考书目:

- 1、《全德研究所文献与报道》,波恩(1991年);
- 2、克里斯道夫·鲁尔:《统一的问题:机构的重建》,马尔堡(1992年);
- 3、伯尔·基森:《统一,一次社会的大实验》,柏林(1991年);
- 4、柏林日报:“医生预测生育率下降”,1992年5月14日第19版;
- 5、柏林日报:“无休止地向西迁移”,1992年12月31日第6版;
- 6、卡拉·卡鲁特:《在统一的德国中社会人口统计的发展前景》,科隆(1992年);
- 7、联邦统计局:《焦点:老年人》,斯图加特(1992年);
- 8、《民主德国统计年鉴1990年》,柏林(1990年);
- 9、《德国经济研究所和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文献:在德国东西部私人家庭的收入与消费》,1991年第58期;
- 10、维福利特·斯密尔:《统一的德国中的老年人保险——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几个问题和任务》,柏林—勃朗登堡(1992年);
- 11、约特·基茜:《生育率发展和生育意愿》,柏林(1990年);
- 13、汉斯·彼得·泰伏斯:《年龄结构转变的新老观点论》,法兰克福(1992年)。

#### 中外动态

#### 1994年联合国人口奖得主揭晓

埃及总统默罕穆德·赫斯尼·穆巴拉克和土耳其家庭健康和计划生育基金会分享1994年联合国人口奖殊荣。

这项奖每年遴选一次,由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向那些在唤醒人口意识并着手解决人口问题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颁发。1994年度奖的得主

是2月份晚些时候由人口奖委员会主席、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尼拉斯·H·毕戈曼先生宣布的。每位获奖者得到一张奖状、一枚金质勋章和一笔奖金。

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是从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中推选出来的,由联合国10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届任期三年。(靳共元译)